

學 匯

日一十二月十年二十二百九千一

克魯泡特金的經濟學

大杉榮著
冠英譯

——田園，工場，曠場——

(三)
馬爾賽斯底人口論，是有損傷於向來一般之經濟思想發達者。彼主張在社會決不能平等，且多數的貧窮，是自然的法則，與社會的組織如何，無有關係，與有產者以科學的論據。同時，自貧民階級，除去其進步發達之希望，使其對生活之思想，墮入懷疑，即最進步的社會改革者，也因人口之急極的增殖，被新生之多數勞動者所迫時，容或有一時的對其欲求，也起有「是可能？不可能？」的感想。

科學也受其影響了。經濟學的論調，因為國民之生產力，不能急劇增加，而全人類底欲求，則非常的膨脹，其不能十分滿足的事實，也默暗中承認了。於是關於經濟學一切的學說，仍然信服此說。

但因工業猛烈的進步，生產的增加，馬爾賽斯之說，大受動搖，實際上很有勢力的農業在土地上有限制說，乃今日所謂馬爾賽斯所說者，可是這也不能反抗最近農業異常的發達了。

經濟學者，以土地的面積有限制，為唯一的根據，譬如生產力縱然較增，每三十年人口要增一倍，供給充分生活的必要品，仍是不可能的。然在現今進步的農業者，土地的肥瘦，全不在意，氣候與緯度，也置而不問，一年之中，若不得四回乃至九回的收穫，無滿足的狀態。

經濟學者與政治學者，謂西歐諸國的土地，住民過剩。欲從此土地，生產維持不斷的增加的人口之食料品，是不可能。所以有輸出製造品，輸入食料品的必要。但最近進步的農法，西歐底土地，對於現在的住民，能栽培或收穫俱有餘裕之必要額。

英國國內生產之食料品，不足其住民三分之一之需要，然觀

氏每年在太姆士發表的

穀物收穫量，自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〇年，八年之間，英國消費小麥全額的四分之三，殆全為國內產，由外國輸入者，還不滿四分之一。而其後二十五年間，輸出入之數字，全然顛倒了。至一八八六年八年之間，內國所產的穀物，漸次不過三分之一了，一八五三年乃至一八六〇年，二耶卡之收穫，能養一人者，一八八七年養同樣的人口，必要三耶卡之地，食物之不足，非人口增殖

問題，乃是農業，荒地之故，其切齒矣。實際上英國土地之荒廢，一見即可映人目前。農業勞動者的三分之一，一八一六年以後，漸移次住都會，棄却了耕地。以之比較法國西，白耳義等農業狀態，無論農作，園藝，牧畜各方面，都是劣敗的。克氏研究英國農業，其結論如左：

一。若合衆王國底土地，僅像三十五年以前同樣的耕作，變千七百萬人為二千二百萬人，由其土地之食物而能生活，新與十五萬人以曠業，不能使將近三百萬之人，為英國製造者之顧客麼！

二。若英國底可耕地全部，如同白耳義一般，平均耕作，英國至少亦可得三千七百萬人之食物，如此不分割其製造品，就能輸出農產物罷！

三。最後人口增加，生出須作八百萬年底食物時，英國最完美之農場和倫巴爾鐵，夫蘭達斯一樣，用最進步的方法去耕作，現在不生產地，棄如草場，也利用之，如法國大都市之附近，利用為市場園藝場。克氏有云：「此決：夢想，是吾人觀察現在的事實，所歸納的結論。此為對於將來的農業，顯而易見之處」。

就此「農業之可能性」，克氏從各方面搜得材料，說明與最近知識，共同進步的集約農法底可驚異的可能性。巴黎的市場，園藝家，所作一切之事，果樹與蔬菜之高等栽培，農作物與加熱裝置，是得有最進步的亞美利加底集約農法之結果。英吉利底吉亞及島的生產力，該島之士地使用的集約灌溉法，與飼料收穫之增加，美也加，哈列特之新種育成，麥作改良之諸方法，溫室栽培之一般化，用溫室之野菜，果物之收穫等，有許多有興味的記述。但限於篇幅少，僅介紹這點內容，是很遺憾的！

要之，克氏對於經濟學者等所主張的根據土地有限度，謂食物之

生產率，不及人口之增加率，依最近進步的農業，一定而積底收穫量，異常的增高；不管地質的肥瘠，自己作成土壤，不拘氣候，作成一切人力，器械力，化學等的可能性，以增高其生產率。依此等事例之估計，食物生產，遙駕乎人口增加率之上，此實可作為證據者。

此集約農法，阻害其現在的發達者，地代；租稅，設備，勞力等支出的負擔，非常之重的緣故。在現制度之下，其十分的發達，雖為困難之事，一切人類，都持有「為消費和生產」的社會狀態，就沒有甚麼障礙，而能十分遂其發達了吧！又對於農業所費之勞力，如今日我們所見的那樣奴隸式的激烈勞動，是不必要的，為植物不能犧牲小勞動小時間，但要一切的人，都欣然去做，於是其他的時間，人人皆可自由從事他所好的製造業，藝術的事業，科學的研究，及其他種種的事務。

秋天快過去了

(本節完)

一民

慘淡的天色在頭上，

淒涼的草木在眼前，

哀怨的民聲，沉悶在苦海裡，

悲愁的民氣，冤壓在地獄裡；

長此的下去了！

長此的下去了！

☆ ☆ ☆

看呵！

慘淡的天色，

怨我們沒生氣；

淒涼的草木，

恨我們沒骨子，

這個時光，
這樣田地，
還不起來幹嗎？
哀痛的民聲呵！
沉悶在苦海裏，
悲愁的民氣呵！
冤壓在地獄裡，
冤壓的下去嗎？
長長此的下去嗎？
總呵！
怒吼的北風，
揚沙捲土的吹來了，
嘴啦……嘴啦……
樹葉子都落下了！
格叱……格叱……
枯草都折倒了！
沒生氣的民聲，
永遠沉悶在苦海呀！
沒骨子的民氣，
永遠冤壓在地獄呀！
起！
起！
起！
時候到了！

專 匯

有生氣的兄弟姊妹們！
有骨子的兄弟姊妹們！

一剎那，

秋天就過去了！

快快起來幹呵！

快快起來幹呵！

俄國之革命與文學(續)

海臣譯

純俄派不少與人民接觸，不以尊大優秀的教養為批評，專為努力了解彼等。彼等創設特別的俄羅斯村落之自治制度，即創設(米爾)以研究農氏之風俗習慣信仰等。彼等為智識階級與人民間之調停者。而此為六十年代民情派，即表現於奈羅多尼古之文學的活潑，為下層社會研究之地也。

奈羅托金所言，至七十年代而未用。然而農氏共業，實始於五十年代也。一八六一年之農奴開放，由純俄派與當時發起之民主的向領，而華爾強使不正之農奴制度，為意識之結果。智識階級，在二三十年間，非上述社會之代表，乃由商人與農氏所興起一種特別之集團耳。即由彼之率先者，接近人民，而西歐之民主的運動，亦於彼等中，看出堅強的其鳴。但是對於斯拉夫民族，戰勝其因襲的輕蔑，概不容易，有教育者與無教育之接近，非常困難。何也？因傳染西歐思想之諸人，與株守舊土之諸人，全然異別一世界之人，其心理全然不同也。

一八五六年，亞歷山大二世，關於農奴開放，忠告莫斯科之貴族有云：「彼下要求而費止農奴制，不若由上言發的廢止。」

農奴開放，非皇帝之意志，乃為將來的革命之鐵助。據一八六二及一八六二年之活動，最易証明也。

(未完)

而拉杜斯特拉序言(續)

尼采著
梅譯

(十)

日正午 而拉杜斯特拉心裡說了這些話，於是它舉頭去察看——因為它聽見一個鳥在它底頭上怪叫，呵！噫！一個鷹疾飛過空中畫了一個大圈，並且有條蛇懸在上面，那不像是餌食但像是朋友；因為它腳在鷹底頭上。

而拉杜斯特拉見了好生歡喜便道：「他們是我底禽畜囉！這太陽下面最高傲的禽畜，這太陽下面最聰明的禽畜——他們出來考查來了。」

他們要看而拉杜斯特拉這活著麼，呵！真的，我還活著麼？

我在人裏面比較在禽畜裏面看見的危險還多些，而拉杜斯特拉這走的是危險小徑，讓我底禽畜引導我罷！

而拉杜斯特拉說這話時，它想起森林中聖者言辭，它長歎一聲，並且心裏這樣講：

我能當是智者麼？我能當像我底蛇從中心有這智慧麼？但是我常要求不能的事，所以我要求我底驕傲常和我的智慧同去！

並且若有一日，我底智慧捨我而去；呵呀！他要飛去麼！我心願做和我底恩痴，也同時飛去呵！

而拉杜斯特拉於是開始「下行」。

罪案

(續)

(序完)
(老梅)

米黨 錦輝樓上打文妖

講無政府主義，正達到極熱度的時候，把一切法律看的狗屁也不

值！有一天晚上在街碰見一個同學，他說：「以天錦輝館政團駐在那裏開會，請梁任公演說，你可以去聽一聽」。記者認得他是憲字號的人，只答應了一句「好罷」！心裏大不痛快，回到寓中，同小友商議說：「當革命空氣瀰東京的時代，豈能容保皇臭味捲加進來，趕緊想法子把他們驅除了才好！小友很是贊成，當夜連忙到各處找尋同志，約定明天一致行動，安排妥當，次早一齊到了錦輝館，但見許多帶紅布條黨作招待員，來的人却也不少，還有許多未約定的同志在裏邊，都點頭會意，分別坐定，一時搖鈴開會，上來一位，報告開會宗旨，末尾一句，「的很亮就是：『請梁任公先生演說』」。果然見那梁君起大槓大槓上！演壇，有一幫分人拍掌，他便提出個頭兒說起憲約來，見沒有人贊成，心下着忙，便拉起國會，來說立憲，國家須要有監督政府的機關，這機關就是國會，政府好比小孩子不懂的道理，須要我們監督他的行為，（這幾句話就似任公一種苦肉計，把政府罵了兩句，討反對黨的好），當下拍掌只中間一排，記者曉得前後都是同志，便好說了，梁君起在上面又東拉西扯說了幾句機關，忽見張溥泉君起來罵道：「甚麼機關？馬鹿！」打人縫中沖開一條路，直奔演壇而來，說時遲那時快，又見一隻草鞋在演壇左邊飛起來，正打起超而左類！回頭一看，原是一位帶眼鏡的老先生，再往上一瞧，梁君起已經沒了！聽有人說他「溜烟從樓梯圓轉而下」，於是乎亂打起來，帶紅布條的人，都趕緊扯了！紛紛的作鳥獸散！好像前月公民團被解散時的情形，大聲喊道：「革命黨！革命黨！」就有一位日本警察上來捉人，又扯友人兩君去，經記者解釋了幾句，就放了，這時候張君已據演壇演說起革命來，大家又重復坐定，拍掌歡迎，霎時間立憲黨人的會，變作了革命黨的會，但張君是時拿無政府主義，駁梁起超機關的顯，大家還有些不懂。宋純初先生又上去把同盟會的宗旨，發揮了一個

，說「立憲黨是保皇黨的變象，他們是要君主制的。我們不要君主制的，如何能相容！要容這文妖講君主立憲，我們理想的中華民國，就永遠的不能實現了！」大家才大鳴起來，後來日本民黨犬養毅君說了一片調和的話，歸結到贊成革命，實主盡款而散。還有一個笑話：就是憲黨人誤用日本音，呼革命黨為奇理黨，奇理正合日本米字的音，把日本警察弄糊塗了，說甚麼是米黨？後來同人往往戲用米字代表革命。原本於是。

(未完)

老子學案

(續)

溫良儒

人生觀

前邊說過「老子所謂天道，是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又無所不包，無乎不在，」所以人道也不能出乎天道。他說：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二十一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二十五章)

「道者同於道……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二十三)

「天之道，損有餘，以奉不足。……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

有道者能之。」

以上四節中「惟道是從」之「道」，「同於道」之「道」，「天

法道」之「道」，「損有餘以奉不足」之「道」。都是天道；而「

孔德之容」，「道者同於道」，「人法地」，「法道」，「有

餘以奉天下」都是說人道出於天道的意思。且看他說有道之人的態度

是怎樣：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難焉。若涉冬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若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

，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容，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十五章)

又說：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

孩。儻儻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

澁！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澁兮

其若海，曠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

而貴食母。(二十一)

又說：

「食德之原，比於赤子。(五十五章)

「寒其兌，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元同

我們看他：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徐清，徐生，不欲盈，未兆，

未孩，遺，愚，昏昏，悶悶，無止，頑鄙，赤子，元同：這都是形

容有道之人的態度的。但既能用文字形容，那不成成了「不微妙，不元

通」，而又「可識」了嗎？所以他又用「若」，「兮」，「如」，「似

」……等字，「強為之容讓焉。」這種形容法和用「寂兮」，「寥兮」，

「惚兮恍兮」，「冥兮緜兮」……等詞形容天道是一樣的筆法。

釋創造

無礙室文碎

客有疑創造說不經者，因作此篇以釋之。

創 本為劓字，說文解字云：「劓造法業也劓，從井刀聲，讀若創，」

按易云井者法也，「言井中有如畫田為井，而成均均之原隴也，如耕

之有條理，劓訓造法，其從井也以此，言創業者何，因刃聲亦兼意刃

傷也，從刀從一，(指用刃傷物之意)亦作創，今國語孟子字皆作創，

韋氏趙氏皆訓創為造，(創造雙聲劓刃創三字，古實相通，故創從刃

聲兼意，又讀若創也，(說文讀若例多聲意相通者)刃聲象刀刀斫物輪

然，因有開闢意，於是訓為「勳業」，如言「開闢」也，文始「章太炎著」謂「勳」字始於且，按且訓薦，乃古者薦物之祖，藉以草者，因引申為苟且相解之意，凡作始者，皆造次為之，未能精致，所謂「草創」也，故又因魚陽對轉成「勳」字。

造 說文云：「就也從元告聲。」按告亦兼意，言就而告之也，干制有「造於疆」之文即告廟也，有告厥成功之意，因轉訓為成就，詩云：「小子有造，」言有成也，造就聲韻，就有向上，（尤過也）有向意，京高也，有上意，「義與「造詣」相合，文始謂造始於△，△，△，三合也，有集成意，亦有造化意，故造亦訓造舟，古文作船，言「船舟為梁」也。

創造互訓 創既訓「造法」，章趙又皆訓創為造，故創世紀亦可云造世紀，造物者亦可云造物者，經云：「天造草昧，」即開創混沌茫茫謂「造編乎夫婦，」即創始於夫婦也，俗謂草創之物為「粗造」亦然，又創有「倉卒」意，與「造次」意尤合。

創造連訓 創為開始，造為作成，易云「開物成務，」開物創也，成務造也，又云「開闢成家，」開闢創也，承家造也，孟子云「創業垂統」創業創也，垂統造也，又「始作」云者，創始而總以造作也，

(未完)

評梅

心之波

(續)

我一沉思，雖陽光素彩，光照宇宙，但我心胸中依然塞滿了黑暗。我把把椅子，放在寢室外邊的欄杆上，恰好一輪明月，就照着我。那欄杆下沉睡的青草和楊柳，也昇着頭和月兒微語呢。一陣秋風，那樹葉依然撲拉拉落了滿地。月兒仍然不能保護他今夜不受秋風的摧殘，他更不能借月兒的力量，幫助他的「生命之花」不凋萎不敗落；這是

他們最不幸的事情，但他們也慷慨的委之於運命了！

夜是何等的靜默呵！心之波在這愛園中波蕩着，想起多少的回憶；在初級師範讀書的時候，天真爛漫，那赤血搏動的心理，是何等光亮和潔白呵！沒有一點塵埃，是奧妙神靈的天心呵！趕我漸漸一步的接近社會，才透澈了社會的真象！是萬惡的！引人入萬惡之途的。一入萬惡之淵，未有不被萬惡之魔支配的！叫他清白的心胸，染了許多的污點。他是意志薄弱的青年；能不為萬惡之魔戰戰兢兢！所以一般智識略深的青年，對於社會的事業，是很熱心去改造的，不過因為環境和惡魔的征服，他們結果便灰心了，所以他對於社會是卑棄的，遠避的。社會上所需的事物，都是悖逆青年的意志，而偏要使他去做的事情。被征服的青年，也只好換一付面具和心腸去應付社會去，這是人生的隱痛呵！覺悟的青年，感受着這種苦痛，都是社會告訴他的。將他從前的希望，都變成悲觀和枯索，使他自然的被摒棄於社會之外，社會的萬惡之魔，就是許多相襲既久的陳腐習慣；在這種習慣下面，造出一種不自然的偽君子，而子上都是仁義道德，管子裏都是男盜女娼，然而這是社會上最尊敬最贊揚的人物，假如在這社會習慣裏有一二青年；要秉着獨立破壞的精神，去發展個人的天性，不甘心受這種陳腐不道德的束縛，於是乎東突西衝，想與社會作對，但是社會的權力很大，網羅很密，個人絕對不能做社會的公敵的，社會像個大火爐，什麼金銀銅鐵錫，進了爐子，都要鎔化的。況且「多數服從的迷信」是執行重罰的機關（輿論）；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去壓制那少數的真理志士，剝奪了他的言論行動精神團體！島卜生的社會的棟樑同國民公敵都是青年在社會內的背影！

人生是不敢去預想將來，回憶過去的，只可合眼放飛隨這物的低昂去了。一切希望和煩惱，都可歸到運命的漩渦下，積極方面奮鬥作

去，終歸於曇花一現，就消極方面挾延過去，依然一樣的落花流水；所歡的目的雖不同，而將來攜手時，是同歸於一點的。人生如沉醉的夢中，在夢中的時候一嬉一笑，都是由衷的——發於至情的；迨警鐘聲喚醒醒夢後，回想是極無意識而且發笑的！人生觀中一片片的回憶，也是這種現象。

今夜的月兒，好像榮生命之花，而我的靈魂又不能永久深藏在月宮，躲着這沉濁的社會去；這是永久的不滿意呵！世界上的事物，設有定而不變的，設有絕對真實的。我這一時的心波是最飄忽的一隻雁兒，那心血湧溜的時候，已一瞥的追不回來了！追不回來了！我只好低着頭再去沉思之淵覓歸去……一九二三，雙十節脫稿。

散雅士

Short Story

或隱士

塔臥爾著
梅九譯

散雅士
但他們全是那個！一個污穢東西，他們在生存的塵土中打轉身。僅有從他底心中，洗去這世界的那個人，是潔淨的。但只說，你是怎麼樣的？女孩。

法桑梯
我那死了的父親，曾拒絕他們底那些法律和他們底那些神。他常不行他們底禮儀。

散雅士
爲甚麼，你離我遠遠地站着？

法桑梯
我可以觸着你麼？

散雅士
是的，因爲沒有真能觸着我的東西。我當遠在無窮裏。倘若你願意，你能夠坐在這裏。

學 區

法桑梯
(啜泣而語) 既然讓我接近了你，千萬休教我離開了你。一

散雅士

孩子，拭去了你底淚。我是一個隱士。我心中不吝惜不貪求——我決不要求你作爲我的，所以我決不能棄絕你。

你於我好像這箇青天！——你是的！——尚且你不是。

法桑梯

父親，我是被多神和衆人一齊棄絕了。

散雅士

我也是的，我曾被多神和衆人雙方棄絕了。

法桑梯

你沒有母親麼？

散雅士

沒有，

法桑梯

也沒有父親麼？

散雅士

沒有，

法桑梯

也沒有些朋友麼？

散雅士

沒有，

法桑梯

那麼，我將同你在一處——你休要離開我罷？

散雅士

我已經要離開了。你能夠靠我站着，你尚且不能夠靠我來哩

七

法乘梯

我懂你話，父親，請告我，在全世界中沒有我底身的地方麼？

散雅士

底身？你不知道這個世界是個無底坑麼？一羣的動物，從虛無洞中走出來，尋覓底身所，却遭遇到真空底鉅口中，便消失了。

有許多詐偽的靈怪圍繞着你，到處開說他們底幻市！而且他們所賣的食物，全是陰影。他們但欺侮你底飢渴，並不使你滿足。快些離開這裡罷！

孩子，遠遠地走開。

法乘梯

但是，父親，我看他們在這個世界中，好像很快樂，我們不可

散雅士

以在路旁觀看他們麼？

——每秒去死亡，尚且決沒有結局，——並且我們，這些世界底動物，都是靠着死亡養活。

自由談

努力呵！不要在錯路上努力！

玄天

有些人活在世上，找不見人生的正路，亂衝瞎撞，失足在「名利」坑中。於是所謂「欺世盜名」，「權利是圖」種種喪失天良的勾當，恒視為當然的去做，好像鴉兒作繭自縛的樣子，愈纏愈牢。終於葬身在裡面，說來實在可憐！我們若想像濟這種人，必須喚他打破那「名利」關頭，然後才能指引他們到正路上去。雖然，這不是容易的事情，因為

他們底心靈，桎梏在人類祖先的遺傳和習慣裡，情性滋長得太深了，若不恍然大悟，痛自作良心的懺悔，決不能解脫此種「名利」桎梏的。縱然有之，亦不能澈底。就是說：既入者留戀難離；未入者，有時垂涎萬丈，還欲嘗試一點名利的滋味。我們回頭從事實上證明一下，試看何如？自從「五四」以來，所謂新學界的鉅子，新文化的倡導者，固然有些較乾淨的，一直做下去，找得正確的路徑了；可是有些也嘗「兩袖清風」守貞不貳」的再三宣誓過，自勉勉人過，居然盜得一時之虛名博得許多青年盲目的崇拜和迷信。曾幾何時，而向所謂「泥塑像」前爭自由矣！曾幾何時，而在現政潮中談政治矣！又曾幾何時而主張好政府主義矣！美其名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實即「千祿」之衝動力太大，驅之投坑而已！有人和我講笑話，說：「今之人動輒要講「手段」和「目的」，談主義則曰：以馬克斯為手段，以無政府為目的，論生死，則曰：以生為手段，以死為目的！手段呀！目的呀！真是聰明人說的聰明話，作的聰明事！——我們看這些聰明人，不是以作「學者」為手段。作官僚為目的？換言之，不是以名為手段，以利為目的嗎？作事何等有斟酌！須知名利兩得日，正是生命受刑時！——不是受上帝底審判，乃是：良心上的譴責，社會中的制裁呵！願天下多少名利客，不要在錯路上努力呵！

小通信

星衫：我的近狀和世界語學會的事，均見昨信告你，收到未？

德榮

飛迅：

濟南工友讀書會募捐事，請你倆積極進行，並見告！

伯嶽：寄上本報一併收到沒有？請覆！

少白

張純